新石頭記/第1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十四回　受愚蒙薛蟠拜神壇　信邪教中堂攻使館

下一回▶

卻說薛蟠看見王命一個小小孩子，居然能舞動大刀，舉起磟碡，不覺心中信服起來。便問道：「這是什麼神法？」王威兒道：「我們受那毛子的氣，受得夠了。還有那一起二毛子、三毛子，甘心去做漢奸。是我師傳立下洪誓大願，要『扶清滅洋』，將來立了功勞，少不得要封侯拜相。我們也就出了一生的惡氣。」薛蟠道：「怎麼叫『毛子』，又是『三毛子』、三毛子？」王威兒道：「那些鬼子，咱們不不當他是人，單叫他毛子。咱們中國人，倘附了毛子的黨，就叫『三毛子』，那隨和著『二毛子』的，就是『三毛子』。」薛蟠道：「這件事大得狠，到底怎麼個辦法？」王威兒道：「此刻天天將還沒有調齊，天兵天將一齊了，就要動手。此刻多少王爺、中堂，也在那裡預備呢。一聲齊全了，上頭便發下號令來。咱們就動手。」薛蟠道：「外國人的槍炮，利害得狠呢，有什麼法子去抵當他？」王威兒哈哈大笑道：「要怕了他的槍炮，咱們也不乾了。只要到壇上拜過了祖師，拜過了師傳，憑他什麼槍炮，只打咱們不動。薛蟠道：「了，放下來罷。」王威兒道：「我還沒有解法，他怎麼放得下。」說罷，對著王命唸唸有詞的鬼混了一陣。王命才把磟碡放下，走了進來，氣也不喘一喘。薛蟠愈覺得神奇，便巴不得就到壇上去看看。

捱過了三天，一早催王威兒同去。王威兒道：「早呢，此刻師傳還沒有起來。起來了，還要吃福壽膏。」薛蟠道：「什麼福壽膏？」王威兒道：「福壽膏就同鴉片煙一般，

不過鴉片煙是毛子帶來的，吃不得。『福壽膏』是咱們自己做的，吃了可以添福添壽，所以得了這個名兒。」薛蟠只得耐著，直等到吃過午飯，王威兒拿了一個包裡，拉了薛蟠同去。到得壇上時，只見那香和蠟燭燒的煙霧騰天，當中掛著一幅黃幔帳，裡面黑洞洞的，不知供著什麼菩薩。兩旁列著許多軍器。王兒就在地下打開了包裡，拿出一條紅布，給薛蟠包在頭上，又拿出一條，給他束了腰，自己也包了頭，卻多穿了一件紅坎肩兒，將一條紅帶子束在背肩兒外面。薛蟠看他時，卻是當中縫了一個白布圓補，就同那營兵的號衣一般。圓補上面，寫著「孫悟空」三個黑字。薛蟠訝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王戚兒悄悄搖手道：「回來再說，這會且問。」說罷，帶了薛蟠逕到拜垫前面，自己先朝上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禮，回頭叫薛蟠照樣拜了。王威兒便轉到幔帳裡面，一會兒又出來，向上戶了一個揖，又打了個扦，高聲唱道：「有請師傳。」聲未絕響，只見黃幔開處，步出一個人來。你看他青青黃黃的臉兒，也也斜斜的眼兒。打扮得雖同常人一般，卻是頭上多了一幅紅巾，腰上了一條紅帶。身上穿的的雖是長袍，腳下登的卻是一雙草履。青黃臉上隱隱透出殺氣，也斜眼中明明露出凶光。王威兒便叫薛蟠拜師傳。薛蟠此時己被那邪氣所惑，便向那師傳膜拜。他卻只略略打了個問訊。薛蟠拜罷起來，王威兒便說道：「這是徒弟招來入伙的薛蟠，戒三日，特來參拜祖師與及師傳，望師傳收留。」那師傳把薛蟠打量了一番，便道：「你這個人敢是誠心入伙的麼？須知我這個教裡，是專門誁究『扶清滅洋』的，不准和毛子打交道，和毛打了交道時，便是二毛子。」薛蟠道：「這個我都知道。」那師傳道：「你既然知道，就可以收留得。但是我也作不得主，須要拜表請祖師的裡旨，看你的造化罷了。」說罷，便走近香案前，上了一把香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又鬼混著做鬼臉。做了許久，方纔跪下，俯伏在地，王威兒連忙推薛蟠也跪下，俯伏良久，方纔起來。那師傳取一張黃紙在蠟燭上化了。奉著那紙灰，鬼混著看了一看道：「好，祖師封你做大師兄，快點謝恩。」王威兒又推薛蟠到拜垫上叩頭。那師傳道：「你從此天天要到壇上當差，不可有誤。等當差有了功時，我代你開上保舉，那時再請一個封號。」薛蟠喏喏連聲的答應了，方纔同王威兒出來。〔王威兒〕走到門口，便把紅巾、紅帶去了，又把坎肩兒?了。叫薛蟠也去了巾帶，都打在包裡裡，一同回去。

薛蟠問道：「方纔師傳說請什麼封號？不知怎的叫封號？」王威兒道：「就是穿的坎肩兒，寫的就是封號。」薛蟠道：「怎麼鬧個『孫悟空』呢？」王威兒道：「封的多是古人名字，內中就是『齊天大聖』最多。因為他有分身法，只管可以分得出來呢。其實要靠在當差上面，求個封號，至少也得要當三個月差。俏是用幾兩銀子使費，在師傳那裡打點打點，幾天工夫就請著了。」薛蟠道：「要這封號有甚用處？」王威兒道：「這個也同做官一般，有了這個，身份大些，而且休面得多呢！」薛蟠道：「不知要多少使費？」王威兒道：「沒有一定的，不過幾兩銀子罷了。有了十兩銀子，便更快些。」

薛蟠便在行李內取了十兩重的一錠銀子，叫王威兒去斡旋。王威兒去了一會，歡歡喜喜的拿了一件坎肩兒回來，道：「難得今兒那麼巧，一去就得了。」薛蟠抖開一看，也同王威兒的一般，那圓補上卻寫的是「薛仁貴」三個字，王威兒道：「恭喜大爺，有了九牛二虎之力了。這個是有《征東傳》為據的，不是我憑空杜撰出來。」薛蟠道：「那麼說，你還有七十二般變化呢。」王威兒正色道：「個只要孛起來，沒有做不到的。」從此，薛蟠天天同了王威兒到壇上去鬼混，又孛習那鬼混的符咒。

不知不覺又過了一個多月了，忽然一天，喧傳說紅燈照在大沽口外，用神法沉了幾十號毛子兵船。王威兒好不興頭，便帶了薛蟠奔到壇上去。只見密密層層的，早已擠滿一壇的大師兄。人聲嘈雜，那師傳正在那裡發號施令呢。叫這個燒教堂，那個攻使館。一眼瞥見了薛蟠，便叫他同王威兒兩個去燒路。二人領命，便帶了一群人，跑到車站上去放火。房子便燒了兩間，只是那路怎生燒得他著。二人商量，要想個什麼法子纔好呢！薛蟠躊躇半晌，道：「有了。」便帶了眾人，搶入洋廣貨舖子裡去。只說焚燒洋貨，卻暗暗分付眾人，見了洋油，抬了就跑。一連搶了幾十箱洋油。都抬到鐵路上。薛蟠喝叫逐箱打開了，都泼在鐵路上，安排停當，才放上一把火。登時烈烈轟轟，那鐵路的枕木一齊都著了，眾人拍手歡呼。於是這一群人，當堂就造起遙言來，都道：「到底薛大師兄法力高強，只念了幾句咒語，那鐵路便自己發出火來燒了。」薛蟠聽了，也自揚揚得意。

王威兒同了薛蟠到壇上去請功，走到壇前，只見人山人海的擁擠不堪。問人時，方纔知道：「前幾天有一個師兄，殺了一個東洋毛子，又有一個大師兄，殺了一個西洋毛子，被一個什麼王爺知道了，揀了今天的吉日，親到壇上來叩謝祖師，方纔散去。眾人是跟著來看熱鬧的，二人擠了進去，說明了燒了鐵路的緣由，卻瞞過洋油一層，只說念咒燒的。壇上眾人又是一場歡笑。

二人正囡再討差使時，只見一個大師兄擒了一個小廝來，說捉著一個二毛子。薛蟠一見大驚，道：「這個不是二毛子，交給我保了去。」那大師兄問道：「你認得他麼？」薛蟠道：「如何不認得，他是我舍親用的一個小廝被捉進來時，己是嚇的昏不知人，滿頭冷汗，及聽了薛蟠這話，才敢開眼觀看。定睛的把薛蟠打量了。一會才道：「咦，薛大爺也在這裡。薛大爺救命呀？」薛蟠道：「焙茗，你為甚跑到這裡來？家二爺來了不曾？」焙茗道：「二爺不來，小的怎樣來呢？」到京已經許久了，天天叫我出來打聽大爺，卻只打聽不著。不想在這裡遇見了。」薛蟠便對眾大師兄、二師兄說過：「這廝且交給我，讓我帶了他去，順便去看看舍親，招他來入伙。」說罷帶了焙茗，招了王威兒

同去。走到半路，王威兒說有事，先要回家，薛蟠也不相強。便問焙茗：「寶玉現住那裡？」焙茗道：「初來時是住在『廣升客棧。住沒有兩天，外面風聲緊了，廣升的東家，也說要關門了，所有住客也紛紛的搬走了。二爺便搬到『江寧會館』裡去，此刻還在那裡呢。」一面說著，走到了江寧會館。寶玉一見薛蟠那個裝束，不覺大詫起來，也不及敘寒溫、道契闊，便先說道：「你怎麼乾了這行事來，你在上海匆匆的要進京，難道就為的這個麼」薛蟠道：「這個便怎麼？」寶玉歇了半日沒言語。半晌說道：「你知道你的這個是什麼東西？」薛蟠道：「我們這個是『義和團』，人所共知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哼！你還做夢呢！外頭人家都叫你們是『拳匪』。你怎麼乾出這糊塗事情來！你看看有一天鬧的外國人打進來了，看你們再往那裡跑。」薛蟠道：「我們有神拳的法術，又不必槍炮，毛子怎麼打進來！我們還要打他出去呢！你看，今天不是又在那裡政打使館麼？」焙茗在旁插嘴道：「便是今天小的也聽得有一位什麼『壇』中堂帶領『義和團』去打使館，所以趕上去看看，就被他們說我是二毛子，捉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怎麼被他們捉去了，怎麼又得回來？」焙茗道：「他們不曉得怎麼，要說我是二毛子，捉了去剛要殺，幸得薛大爺在那裡，才救出來。」寶玉又想一想道：「現在的中堂，沒有姓譚的，莫非又是拳匪的僭號。」薛蟠道：「我們都是師兄，沒有叫中堂的，今天是剛中堂出來。」焙茗笑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我聽的是『缸』中堂，是他們把我嚇昏了，攪錯了，鬧了個『壇』中堂。都是信服他的，難道王爺、中堂的見識、還不及你麼？現在還有一位李大帥，他就要進京了。他要到京，只怕京裡毛子的毛，也要沒有了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既然信了這個，我也不必同你多辯，只看日後罷了。」薛蟠道：「你既然辯得，我倒要請你辯明白了。你果然說的有理，我就依了你不乾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個有什麼辯頭，眼看著是同兒戲一般的，如何成得了大事。單是不怕槍炮的話，就是荒唐！」說著，在行李裡面取出一桿六響手槍，道：「我在上海托人買了這麼一個，你既然不怕，可肯讓我打一槍？」薛蟠道：「這個，我倒不曾經驗過。不過聽他們說的，都是鑿鑿有據，難道個個都是撒謊的麼？」寶玉正要回答，只聽得門外一陣人聲亂嚷，內中還有焙苔的聲音。寶玉站起來，要出去看。

未知嚷的是什麼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